

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二辑）



# 箭炉夜话

散文集

郭昌平 著

作家出版社

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二辑）

# 箭炉夜话

郭昌平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箭炉夜话 / 郭昌平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 10  
(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二辑)  
ISBN 978-7-5063-7149-0

I. ①箭… II. ①郭…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43344号

箭炉夜话

作者: 郭昌平

责任编辑: 那书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20 千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149-0

定 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康巴作家群”书系编委会

### 总策划

胡昌升 益西达瓦 阿来 吕汝伦

### 策划

毕世祥 意西泽仁 赵智

### 编委会主任

毕世祥

### 副主任

杨晓东 葛宁

### 执行副主任

拥措 格绒追美 龚建忠 李琴英

### 成员

列美平措 尹向东 张贵华 钟小龙 岑琴 拉姆 雍措

## 为“康巴作家群”书系序

阿来

去年，“康巴作家群”书系，一次性推出了七位甘孜州，或甘孜籍各族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水平或有高有低，但我个人认为，若干年后回顾，这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

康巴这一区域，历史悠久，山水雄奇，但人文的表达，却往往晦暗不明。近七八年来，我频繁在这块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四处游历，无论地理与人类的生存状况，都给我从感官到思想的深刻撞击：那就是这样雄奇的地理，以及这样顽强艰难的人的生存，上千年流传的文字典籍中，几乎未见正面的书写与表达。直到两百年前，三百年前，这一地区才作为一个完整明晰的对象开始被书写。但这些书写者大多是外来者，是文艺理论中所说的“他者”。这些书写者是清朝的官员，是外国传教士或探险家，让人得以窥见遥远时的生活的依稀面貌。但“他者”的书写常常导致一个问题，就是看到差异多，更有甚者为寻找差异而至于“怪力乱神”也不乏其人。

而我孜孜寻找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的自我表达：他们自己的生存感，他们自己对自己生活意义的认知，他们对于自身情感的由衷表达，他们对于横断山区这样一个特殊地理造就的自然环境的细微感知。为什么自我的表达如此重要？因为地域、族群，以

至因此产生的文化，都只有依靠这样的表达，才得以呈现；而只有经过这样的呈现，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存在。

未经表达的存在，可以轻易被遗忘，被抹煞，被任意篡改。

从这样的意义上讲，未经表达的存在就不是真正的存在。

而表达的基础是认知。感性与理性的认知：观察、体验、反思、整理并加以书写。

这个认知的主体是人。

人在观察、在体验、在反思、在整理、在书写。

这个人是主动的，而不是由神力所推动或命定的。

这个人书写的对象也是人：自然环境中的，生产关系中的，族群关系中的人，意识形态（神学的或现代政治的）笼罩下的人。

康巴以至整个青藏高原上千年历史中缺乏人的书写，最根本的原因便是神学等级分明的天命的秩序中，人的地位过于渺小，而且过度地顺从。

但历史终究进展到了任何一个地域与族群都没有任何办法自外于世界中的这样一个阶段。我曾经有一个演讲，题目就叫作《不是我们走向世界，而是整个世界扑面而来》。所以，康巴这块土地，首先是被“他者”所书写。两三百年过去，这片土地在外力的摇撼与冲击下剧烈震荡，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终于醒来。其中的一部分人，终于要被外来者的书写所刺激，为自我的生命意识所唤醒，要为自己的生养之地与文化找出存在的理由，要为人的生存找出神学之外的存在的理由，于是，他们开始了自己的书写。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才讲“康巴作家群”这样一群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自我书写者的集体亮相，自然就构成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

这种书写，表明在文化上，在社会演进过程中，被动变化的人群中有一部分变成了主动追求的人，这是精神上的“觉悟”者才能进入的状态。从神学的观点看，避世才能产生“觉悟”，但人生不是全部由神学所笼罩，所以，入世也能唤起某种“觉悟”，觉悟之一，就是文化的自觉，反思与书写与表达。

觉醒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当文学的眼睛聚光于人，聚光于人所构成的社会，聚光于人所造应的历史与现实，历史与现实生活才焕发出光彩与活力。也正是因为文学之力，某一地域的人类生存，才向世界显现并宣示了意义。

而这就是文学意义之所在。

所以，在一片曾经蒙昧许久的土地，文学是大道，而不是一门小小的技艺。

也正由于此，我得知“康巴作家群”书系第二辑又将出版，对我而言，自是一个深感鼓舞的消息。在甘孜广阔雄奇的高原上，有越来越多的各族作家，以这片大地主人的面貌，来书写这片大地，来书写这片大地上前所未有的激变，前所未有的生活，不能不表达我个人最热烈的祝贺！

文学的路径，是由生活层面的人的摹写而广泛及于社会与环境，而深入及于情感与灵魂。一个地域上人们的自我表达，较之于“他者”之更多注重于差异性，而应更关注于普遍性的开掘与建构。因为，文学不是自树藩篱，文学是桥梁，文学是沟通，使我们与曾经疏离的世界紧密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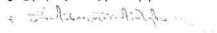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主席）

## 目录

### 炉城笔记

- 又见西康 / 003  
相庆勿忘告苗翁 / 008  
康定娃 / 017  
二道桥温泉遐思 / 022  
梦枕折多河 / 027  
闹山鼓 / 032  
吼道 / 035  
寻梦康定锅庄 / 037  
陈川的《康定情歌》缘 / 041  
黄浦江邂逅陈书舫 / 046  
塔公数塔 / 049  
一个汉族藏画家 / 051  
金珠杨 / 054  
晨间新曲 / 058  
班主任吴楚瑜 / 060  
布谷催春 / 063  
闲话赵尔丰 / 065  
一次迟到的对话 / 068  
感叹甘孜 / 072





## 炉城闲话

- 跑马山上看康定城的变化 / 079
- 一个锅庄娃子的经历 / 081
- 康定，曾经有个动物园 / 083
- 康定水井子 / 085
- 康定城的“拈香姊妹” / 088
- 又见“离垢园” / 090
- 康定的第一座水电站 / 092
- 康定福音堂的由来 / 094
- 康定河堤栏杆的变迁 / 096
- 甲朱娃 / 098
- 闲话康定大升航电站 / 102
- 康定历史上最大的洋建筑——真元堂 / 105
- 康定凉粉 / 108
- 一个汉地佛教法师在康定转世的故事 / 111
- 早年的康定义务消防队 / 113

## 炉城童趣

- 儿时的娱乐 / 117
- 丢窝打铜元 / 119
- 看坝坝电影 / 121
- 童年的水果 / 123
- 康定娃娃会 / 125
- 探险三星洞 / 127
- 值班除夕夜 / 129
- 守门大礼堂 / 131
- 工会看跳舞 / 133

茶园听评书 / 135

南郊看赛马 / 137

河堤比跳跃 / 139

浴池学游泳 / 141

炸鱼雅拉河 / 143

砍柴李家沟 / 145

捡菌子乐趣 / 147

我的救命树 / 149

食堂遇亲人 / 151

初尝味精面 / 153

第一双皮鞋 / 155

业余翻分员 / 157

春节买宝书 / 159

# 炉城笔记



## 又见西康

我懂事的时候，西康省已经撤消，所以虽然是土生土长，但是对旧时的西康我仍是缺少感性的东西。

“又见西康”是今年初见到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由孙明经老先生摄影的画册《1939年走进西康》一书时的第一感觉。画册所用图片虽然只是孙老先生当年所拍图片的极少一部分，但沿着孙老先生当年的足迹，透过孙老先生的镜头，我们仿佛又穿过了时空，当年的西康又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提起“西康”，对现在年龄在50岁以下的人来说，几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但说到“康定”，因一首《康定情歌》唱响天下，其名可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西康”与“康定”有什么关系呢？不说不知道，一说很简单，“西康”是50年前我国的一个省份，“康定”即是当年西康省的省会。

“西康省”正式成立于1939年1月1日，辖宁（现四川省凉山州大部）、雅（现四川省雅安市大部）、康（现四川省甘孜州全部）三属，30余个县，总人口不足两百万。省府设于康定，省政府主席刘文辉。1950年3月，西康和平解放，仍保留了西康省的建制，但省会设在了雅安。原西康省的宁、雅、康三属分别成立了人民政权，康属部分成立了西康省藏族自治区，这是我国解放

以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地区级民族自治政权。1955年3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将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改名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同年7月，国务院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撤消西康省，将其所辖市、州、县划归四川省。同年10月1日，西康省正式撤消，原西康省藏族自治州更名为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府仍设康定，其名一直使用至今。

西康省从成立到撤消，一共经历了16年多的时间，加上刘文辉自1934年2月任建省委员会委员长主持西康建省工作的5年时间，也不过21年的时间。作为一个省的寿命，在我国建制沿革的历史上是十分短暂的。

孙明经一行到西康考察是1939年7月，当时的西康省建省不足1年，正是百废待举之时。他们一行在雅安集中，然后经荣经、汉源，翻大相岭、飞越岭，过化林坪到泸定冷碛，再从冷碛沿大渡河而上到泸定，8月下旬到达康定；在康定略作休整之后，便开始了西康藏区之行。他们从康定出发，翻折多山先后到了丹巴、八美、道孚、炉霍、甘孜、德格、白玉等几县，然后从白玉顺金沙江而下到巴塘，到义敦，再经理塘、雅江回到康定。前后途经康藏12个县，历时半年之久，行程数千公里。这在当时没有汽车，全凭骑马、步行的条件下，能够在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山脉中做如此大范围的考察，不能不说是一大壮举。

孙明经在考察团中的任务是拍摄电影资料和图片资料，所以在他的镜头里不仅能够见到当时西康的政治，也能见到当时的经济和独有的民风民情，这对我们认识和研究这段历史无疑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仅以康藏，即现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而言，

孙明经镜头中的很多东西已成为了永远的回忆。例如康定，这是一座坐落于大山之中的小城，由于是多民族杂居，多种文化并存，形成了一种多元文化共融的独特地域文化。以群众信仰为例，在区区不足1平方公里的城区内，不仅有藏传佛教五大教派的寺庙，而且还有汉地佛、道、儒各教的庙、殿、观、阁、堂；不仅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而且还有基督教、天主教的教堂，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夹杂其间。这在孙明经的图片中是有真实记录的。然而由于康定特殊的地理位置，三山相夹，一水中流，城区根本发展不开，所以康定城的发展就只有破旧立新，以拆除旧的建筑为代价换取新的建设。50多年的发展，康定城如今早已旧貌换新颜，楼，越建越高了；街，越拓越宽了；城，越来越美了；但旧时的痕迹却越来越少了，独有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淡了。“康定锅庄”，是我国藏区独一的一种文化现象，它集客站、货栈、马店、市场、中间商、信息源于一体，是康定商贸的重要形式，充分展示了当年茶马古道重镇的繁华以及藏汉交往的流长。据统计，康定锅庄最多时达60多家，到1950年统计也还有48家。然而到如今，作为商贸的锅庄是肯定没有了，就是作为建筑的锅庄也是荡然无存的了，唯有在旧时的图片中去寻找回忆，正是从这一角度看，孙明经为康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再如雅江县的“平西桥”，这是当年赵尔丰于1909年开始修建的雅砻江上极为重要的一座钢架索桥，毁于1914年乡城驻军陈步三的叛乱。历史上关于这座桥的记载不多，更是缺乏照片，但我们却在孙明经的画册中意外发现了关于这座桥的详细记载，这不能不说是雅江县地方志编写的一大收获。孙明经在巴塘县还较详细地记录了当年省立小学的学习生活情况，在这些照片中甚至还有小学生打棒

球的情景。这种情景居然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偏远、封闭的康藏高原大山之中巴塘县的事，这就不难说明为什么巴塘县人材倍出，当年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军西藏时会有大批藏族知识分子随军进藏，成为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一支重要力量的原因了。

孙明经老先生摄影的画册《1939年走进西康》，由于其珍贵的史事性、资料性，一经出版就在雅安、甘孜乃至四川省各地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我是在成都从一位喜爱康藏风情的文学界朋友那里听说这本画册的，仅书名就对我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当天晚上几乎一夜未睡好，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满成都找这本书。当在一家铺面极小的书店内发现这本书后，我的双手都情不自禁地抖了起来。我在康定的一位作家朋友也是在成都发现这本画册的，当他把这本画册带回康定被朋友们知道后，几乎是排着队地找他借阅。康定的几家书店画册的销售不怎么看好，最初只少量地进了几十本，两天时间即抢购一空；后来索性上百本上千本地进，仅康定一地就售出500多本，仍供不应求。一位巴塘县的藏胞，在画册内发现了自己祖辈的图片，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爷爷是个什么样子，于是托人不远千里到康定购买，一次性就买了10多本。康定的一位读者在画册上看到自己父亲年轻时的图片后激动地对书店的同志说：“太珍贵了，难得！难得！”当地的《甘孜报》以《想知道六十年前的康巴吗，孙明经用镜头记录了这段历史》为题，发表了长篇通讯进行报道。

涉足康藏摄影的人不少，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有奥地利探险家洛克，后来希尔顿根据洛克的资料撰写了长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香格里拉”；三十年代又有庄学本的西康摄影展在成、渝两地的轰动，将康藏神秘的面纱



撩起了一角；这次孙明经先生的哲嗣孙建三先生为了纪念父亲当年的西康之行，将先父60年前所拍的有关西康的图片选编部分成册，第一次以画册的形式较系统、全面地展示半个世纪前的康藏，其价值可想而知。为此，作为一个康人，我想代表这片土地上的人大声说一句：

感谢孙明经！感谢孙建三！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年6月于康定